

俞秀松在渔阳里的革命活动

□ 陈海燕

俞秀松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是中共一大召开时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深刻诠释了“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青年俞秀松在上海渔阳里工作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这里他经历思想转变和社会改造，认清革命前途，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坚定革命理想，从一名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899年，俞秀松出生于浙江诸暨溪垵村，年少时便立下了“让天下人有饭吃”的志向。1916年，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因积极参与“一师风潮”（进步学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守旧派进行斗争），被学校“斥退”，被迫离开学校，前往北京。1920年1月，俞秀松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寻求“社会主义”的工读生活。由于工读互助团脱离实际，所谓的共有互助生活无法持续进行，不到3个月被迫解散，使俞秀松猛然醒悟，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此后，俞秀松经陈独秀介绍，来到上海。这时的他开始转变思想，正如俞秀松写信给友人骆致襄，“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从动荡的时代格局中，作为一名进步青年，俞秀松的思想深受触动，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

随着1920年4月陈独秀入驻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开始党的早期组织创建工作，俞秀松参与了中国共产创建的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5月，俞秀松参加由陈独秀等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酝酿建党事宜。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当时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共同起草党纲。8月，上海的共产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最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此时的俞秀松把革命前途与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立志投身革命事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主要在几个大城市负责成立党的组织，李汉俊主要负责理论宣传工作，俞秀松作为党的发起组的重要骨干，则承担了具体工作。爱国进步士周伯棣曾回忆道，“记得我当时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亭子间里，以后陈独秀去广州，由李汉俊代理书记，俞秀松承担着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他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



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

起与各地早期党组织联系，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筹备工作。”俞秀松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引领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虽然党的发起组已经成立了，但是它的活动基本都是秘密进行的，同时组织的力量不是很强大。因此，如何更好地开展党的活动，以及壮大革命力量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对青年进行社会改造，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托，1920年8月，在新渔阳里6号（今上海市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最初团的成员有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等8人，他们平均年龄24.5岁，俞秀松年龄较小，只有21岁。俞秀松积极投身到组织和发动进步青年的革命事业中，挑起重任，全面主持青年团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青年团组织，因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建团过程中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俞秀松主持制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通过写信、联络、发动等方式指导各地建团，并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通过这些扎实有效的组织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至1921年初，上海团员发展到200多人，全国各地共有团员1000多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开展活动，为早期党组织挑选和培养了预备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后备军。俞秀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加快和推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为党的早期组织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力量，为

中国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负责日常事务。外国语学社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输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青年革命干部的学校。俞秀松常组织外国语学社的政治报告会，他亲自登台作形势报告和团的介绍。无论是主持青年团的工作，还是承担外国语学社的具体事宜，俞秀松不仅自己投身到革命事业，还发动和组织力量，影响和带动一批进步青年投身到革命事业，成为进步青年的引领者。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俞秀松在参加早期建党建团等革命活动中，始终坚定革命理想，并为此付诸行动，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俞秀松的革命理想建立在对先进思想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带领团员和青年深入工农群众，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活动结合在一起。《共产党宣言》译本的最终出版也有俞秀松的贡献。在俞秀松日记里，记载了当时的情景。1920年6月27日，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在6月28日的日记中，俞秀松接着记录了第二天他来到老渔阳里陈独秀家中发生的事情：“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共产党宣言》译本正式出版后，俞秀松组织团员认真学习，



使进步青年一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一边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俞秀松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真理的力量，无论是日后他辗转各地，还是遭遇不幸，始终对党忠诚。

此外，俞秀松还参与了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刊物。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界》，这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主编为陈独秀，俞秀松参加《劳动界》的编辑工作。9月26日，《劳动界》第七册刊登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共同署名的“特别启示（事）”。“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这样，经过商讨筹办事项，不久，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又共同创办了《店员周刊》，后定名为《上海伙友》，发行印刷等事由新青年社担任，这一刊物是专门为店员工人服务的通俗刊物。俞秀松不仅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还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俞秀松在渔阳里接受了思想洗礼和革命改造，产生了积极投身革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最终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渔阳里走出的俞秀松，无论是首次亮相国际舞台，还是从事各种革命活动，直至1939年在苏联被害，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为我党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红色记忆

当音乐遇见体育

□ 褚振江



“让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1896年4月6日，首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开幕，奥运会的火种由顾拜旦重新点燃。开幕式上，优美庄严的《奥林匹克圣歌》响起，悠扬的乐曲、悦耳的歌声，把人们带入缅怀古代奥运会的辉煌和憧憬现代奥运会的美好境界之中。从1960年2月的第8届斯阔谷冬季奥运会以及8月举行的第17届罗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起，这首《奥林匹克圣歌》就被用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式的会旗升旗仪式上，成为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圣歌也成为音乐与奥林匹克运动结合的一朵艺术奇葩。

音乐是奥林匹克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届奥运会的闪亮名片。作为人类心灵与激情的共鸣，音乐和体育在现代生活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奥运歌曲已成为奥运会的象征和符号。当Koreana组合呼唤“我们手拉手，把世界走遍，我们将共创一个美好的家园”的时候，当格洛丽亚·伊斯特芬唱出“我愿意为之而冒险，而我最终希望得到的，就是我的梦想”的时候，无论观众身处何方、无论操着什么样的语言，都会打心底里感受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共情共鸣。

如果说《奥林匹克圣歌》见证的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那么，奥运会的主题歌，则用曼妙的音符连接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世界各国人民相同的情感。根据奥运会的传统，奥运会主题歌演奏是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音乐极强的情绪感染力和丰富表现力，奥运会主办方不但可以更好地活跃现场，也可以借此为奥运宣传造势。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美国著名歌手莱昂纳尔·里奇演唱主题曲《冲刺》。这首作品是大多数中国观众听到的第一首奥运会主题曲。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手拉手》是历届奥运会中传唱最广的经典之作，歌曲传递着和平、团结、协作的奥运精神，末尾还採进了朝鲜民歌《阿里郎》里的一句咏唱“阿里郎！”使其在趋近全球流行的同时，又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标签。

歌声传情，经典流芳。在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奥林匹克风》《奥林匹克梦》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动人歌曲便已然用音符载起全中国人民对奥运的期盼。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歌手刘欢与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一同演唱主题曲《我和你》，歌曲旋律以舒缓、温情的方式娓娓道来，让亿万观众如饮甘霖，乐享“地球村”的和谐之美。与体育盛会相关的很多歌曲，都散发着迷人的旋律。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歌曲《亚洲雄风》受到热烈欢迎，好评甚至高于那届亚运会的主题歌《燃烧吧，火炬》，被认为是与中国体育盛会完美结合的佳作；一曲《北京欢迎你》唱响大江南北，也植入到来华友人的心田……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将体育精神与音乐元素完美地融合，健康向上、超越梦想，给人以精神上的激励与享受。

体育的魅力在于生命的张扬、意气的迸发，音乐则抒发着情绪的激荡、心灵的碰撞。音乐是心灵上的体操，体育是

健与美结合的艺术，音乐与体育无论是在历史的渊源上，还是在具有情感节奏、内在和谐等形式上都灵犀相通、相互依存。尤其专门为某个体育项目或大型运动会创作的音乐，旨在通过音符展现出这种体育项目或某个运动会的特色，将竞技中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泪水、勇敢与超越同观众的情绪贯通起来，格外动人心弦。为迎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创作的《运动员进行曲》，如今已成为永恒的旋律。在1996年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中国双人滑名将申雪、赵宏博和着配乐《黄河》，滑出了精彩，惊艳了世界。《黄河》磅礴豪迈，沉雄有力，增加了选手优美动作的张力，使观众获得更加深刻生动的美感体会。

当音乐与体育相遇，音乐为体育增添激情和力量，体育给音乐提供广阔的展示空间。音乐还是流动的记忆，比其他静态文化符号更富有感染力量，体育与音乐的碰撞比单纯的竞技体育运动或单纯的音乐表演来得更强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全世界冰雪健儿拼搏的战场、绽放的舞台，冬奥主题歌曲要突出体育性、时代性、传唱性的特点，充分彰显歌声传递“梦想的力量”“拼搏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相信本届冬奥会能够诞生具有中国特色、奥运精神、欢快向上、国际传播、温暖有力量的音乐作品，燃情助力冬奥，共赴冰雪之约。

贝多芬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优秀的音乐作品，它应该直击心灵，震撼人心，感动世界，振奋精神，传播大爱，为体育盛会增添迷人的魅力。北京冬奥会主题曲将唱出我们的激情与梦想、拼搏与向往，唱出作为一个主办国、主办城市对全世界的热情邀约，给大家带来温暖、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体育合奏出别样的光彩。

古诗中“砧”的意境随想

□ 陈振熙

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古诗中的很多意境，如今人们已经难以感同身受，比如古人捣衣时远远传来的木杵砧砧的声音。

古代人家洗衣服，把浸泡过的衣服放在石砧上，然后三两人拿着木杵，在衣服上敲打，这样的场景叫捣练。唐代画家张萱著名的《捣练图》便是宫廷女子洗衣的真实画面：两人拿着人齐高的木杵，上下使力，另外两人伫立在旁，等着轮换劳作。画风虽然平实，却透着一股浓浓的生活情趣。

在古诗里，砧的意象大多数是冰冷和黯淡的，从与它搭配的字可见一斑，如清砧、寒砧、霜砧、暮砧、夜砧等。在诗人的印象中，捣砧声似乎都发生在秋天，而且是夜幕时分，如“江城下枫叶，淮上闻秋砧”“城头五通鼓，窗外万家砧”“晓吹员管随落花，夜捣戎衣向明月”“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据说戍边的男子每年天气转寒之前能回家取衣，探亲结束后，即将远征，这时家家户户的女子会把为他们备好的衣服拿出来，用木盆端进河里清洗，于是就出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清霜数行雁，明月万家砧”的盛大场面。

场面虽然盛大，却充盈着断舍离的

悲凉气氛。谁也不知道分别后，明年是否还能如期团圆，即使能，也是征途漫漫，归期遥遥，相思绵绵。这种情况下，砧声便融入了思乡思人的情愫，铭刻在诗人的记忆中。每当砧声响起，家乡的情结便被唤醒，思念如泉水喷涌而出，如宋代诗人赵崇森《砧》里所写：

谁家夜月响砧砧，
一段清愁不自禁。
况是客中欹枕听，
声声捣碎故乡心。

与砧有关的诗词中，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最容易勾起忧愁的情思：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白帝城是刘备托孤的地方，对杜甫而言，是伤心地，因为它见证了蜀国的兴衰转折，预言了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此时的杜甫为躲避战乱而寄居夔州，当夜幕拉开，如血的夕阳没入山间，萧森的山气逐渐郁结，一阵阵急促而阴沉的捣砧声传来，对于黑暗中孤立无援、如惊弓之鸟的逃难者而言，心头更加紧张、惶恐。山河破碎、背井离乡、暮年多病、壮志

难酬，多重境遇叠加，可以想象当时杜甫心境有多么凄凉，所以像“玉露”和“枫树林”这些景物，在他眼里都透着“凋伤”的惋惜。杜甫是一位悲悯的诗人，感时伤事构成了他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在他的笔下都体现了强烈震撼的悲愁底色。急暮砧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意象，在巫山巫峡的江间巨浪、乌云重重、哀菊和孤舟的压抑氛围中，更加渲染了哀伤与彷徨，把读者带入一种天地同悲、万物同心的生动意境。

如今的白帝城，估计已经听不到“急暮砧”了，如果有机会去那里，我会在傍晚时分，静静地坐在河边，想象着在落日余晖中，一群浣女边说着家常，边搓衣捣砧的情形。这时候的暮砧声飘荡在空气中，与四畔的万家灯火融为一体，如今的它听起来一定是动听而悠长的，带着浓郁而温馨的生活气息！



陈洪绡《月下捣衣图》